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朱子年譜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施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朱子年譜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朱子年譜考異

朱子論學切要語

提要

臣等謹案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論學切

要語二卷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字子中寶應人康熙戊戌

進士授安慶府教授雍正癸卯

特召入直

內廷改翰林院編修初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三卷其本不傳明洪武甲戌朱子裔孫境別刊一本汪仲魯為之序已非方子之舊正德丙寅婺源戴銑又刊朱子實紀十二卷惟主于鋪張褒贈以誇講學之榮殊不足道至嘉靖壬子建陽李默重編年譜五卷自序謂猥冗

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
七然默之學源出姚江陰主朱陸始異終同
之說多所竄亂彌失其真

國朝康熙庚辰本婺源洪氏本續又有建寧朱
氏新本及武進鄒氏正訛本或詳或畧均未
為精確懋竝于朱子遺書研思最久因取李
本洪本互相參考根據語錄文集訂補舛漏
勤為四卷又備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

韓集之例為考異四卷併採撮論學要語為附錄二卷綴之于末其大旨在辨別為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故于學問特詳于政事頗畧如淳熙九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後人深有異論乃置之不言又如編類小學既據文集定為劉子澄而編類綱目乃不著出于趙師淵楚詞集註本為趙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皆未為周密然于朱子

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訂異審同之辨原原本
本條理分明于金谿紫陽之門徑開卷瞭然
是于年譜體例雖未盡合以作朱子之學譜
則勝諸家所輯多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為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沖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疎畧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庶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按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

憑文集語錄以攷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為詳而文集剛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義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為門人勉齋黃氏作最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誤先生攷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為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據甚

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綴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恪遵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

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已所辯論原綴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為一書曰年譜考異畧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皆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攷證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

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
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
其著年譜正訛間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
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
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者
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為一編而亦按年以叙間
附考異於其下惜未盡脫稿而先生歿遺言云雖未及

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
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
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為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
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淵微嘗以為文義既
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所附論學切
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復

熾所撰晚年定論祇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誣罔李古沖
為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剛改舊譜即晚年定論之計而
更詭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閩本可參
校因訂成此書胥異說之囊索辨燕郢之混淆大啟闕
鍵曲暢旁通蓋亦倣閑闕錄學部通辨大指而發揮統
緒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
有先生知心焉謬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孫孫全轍全敬敬書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
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
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
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
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
此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

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
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
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辯
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噉嗚呼是不曰天之所
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
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
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
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

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昧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

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

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使君友成為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餒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徽猷敢以序文為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莅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

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為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為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兵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

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歲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鈹補頗涉清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寔增於後未有辨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為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為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即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

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借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觀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為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為助似當不

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鏡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為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即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為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為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默雖不文詎何敢解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故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為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為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為果為達為藝為孝為簡為魯為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曷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為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岐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泝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矚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譏偽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為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綉涑高深欲

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
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
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
載然不自揆稍為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
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
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為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
亦彙附於末與是譜合為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
衍問學之竇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
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寧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
子夏六月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並以勉齋黃氏行
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藏氏
因舊本釐正附謚議詩文而總曰實記重於徽也考亭
仍婺葉侯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
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為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
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曾

老先生按閣之暇凌以年未胥見於建溪行臺此詢家世間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跡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凌撰序諸後凌叨末裔奚敢廁以文辭顧義不容緘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闡大尊信表章實程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即孔孟正脉也夫子之道萬世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於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祖惓惓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即其用心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意也要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冀原借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既望十一世

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諸
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集傳
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啟蒙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解
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又有文集
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今家有其書
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不考其生平師
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
之所履蹈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章孟子所云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
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叙次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
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
而修之以舊譜為多出於洪宣景間諸人之所改竄是
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當古冲同修年譜諸公在
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為多所改竄
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
原序

疑其書之未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
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後
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
然而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
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與陳同甫來注當在其大
書之下及毀秦檜祠事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畧者家兄
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
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為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
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舊刻
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
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為人為學而誦
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
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紫陽後
學洪璟識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伊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杲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八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章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章齋公松字喬年為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

欽定四庫全書

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
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本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
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有何物韋齋異之年譜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
五歲上學矣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

二以
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
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黃義剛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
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
也年譜同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
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

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當如此做工夫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何不知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包揚庚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于家庭

年譜時韋齋為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

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
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以自警
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顛子
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閭廡山揚氏所
傳河雒之學 延平行狀云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
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 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
云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喜問何以能若是
為道梗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
跋云紹興庚申嘉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
登高邱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說古今成
敗興亡大致
慨然久之

集續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文集遺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寤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
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
之弟屏山劉子輦彥沖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
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
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為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
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
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其女妻之
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為最久
辛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二月壬午卒於十九
年乙巳九月籍溪則至三十二年壬午卒也文集
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

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釋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白水墓表云先君子燾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籍溪行狀云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沖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嗟以就其學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為最久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寤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友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

木晦於根春榮一作容畦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
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寶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
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
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
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閭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
惟參也無慚貫道惟一首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
騁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
彪炳育珍文一作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瀾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
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
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
於蒙言而思必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
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才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
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
發沈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
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
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
也是喫了少道
辛苦讀書揚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
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曾祖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陳文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陳文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葉賀某

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
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
畢竟粗心了孫履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
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
夜聞杜鵑聲過王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
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
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
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
書大意如此錢木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
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
冊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
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
事馳文集跋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

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
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
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
久而後知其為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
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
子筆扛牒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
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悚
然 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
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
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絲列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
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求其本
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
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

要務反求諸已而已反求諸已別無要妙語孟二書
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
也洪本按虞集作復田記畧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
百畝以為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劔請為贖之計
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
沒張公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
於婺源以其租入充
者掃祭祀之用李本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

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任人罕知之沙跡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塲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學師可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盡

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辯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深潛鎮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一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年譜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今甲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楮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為文勸諭之以為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馬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為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馬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為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為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既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踪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敦請赴學待

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
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為學職衆益有所嚴
憚不敢為非先生又以為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
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
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
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
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
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
徧帖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
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
一箇信而已如或遠限遺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滿
舉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時
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
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
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王主簿就職內大
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為同安簿許多賦

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孫賀文
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
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
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
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是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
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
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補試榜諭

同安縣諭學者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中縣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塾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摸府中所有之書藏弄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度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撫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即日屬工官樵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棄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加嚴焉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沈分備西北侯與子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為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為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

本洪

申請嚴婚禮

文集巾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為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東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于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
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為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黃苗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乃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採葉賀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

原德明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為醫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官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

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
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
直閣書云熹頌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
之說與平意不約而合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
屏處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
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任進泊如也文
集中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
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
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
時時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
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
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

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前存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嘉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

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第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蓋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舊傳云弋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余大雅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徐度

呂廣問韓元吉

同召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文集再題遠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

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韋齋於延平為同門友先生
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
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
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
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
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
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
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
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
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
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
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
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則非矣洪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
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

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
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
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
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
試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
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
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
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
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
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
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輔廣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
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
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
會耳蓮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
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

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李祖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悞除大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黃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廣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

黃名祖舜以三十一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

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時李先生次子信甫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復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年粗聞端緒中年一無攸助為世事澆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顏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卷一

年譜是歲五月初秩滿復以為請會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關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備邊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

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
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
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
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屬風俗使吾修政
事備邊鄙之外子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己之
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
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
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
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
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
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
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賊狼
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
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
者豈無其人願陛
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記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駁駁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竒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益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

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言君父之職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

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強敵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未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強敵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劄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敵國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文集發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
文集與魏元履書云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
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作酢疑如響次讀第二奏
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
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關尚
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非
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
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
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編

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並以迷眩晚
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
生元本補缺此五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
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云
予既叙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畧而義
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
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
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
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
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
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
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劬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
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
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珙盡以界朱
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挾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珮
珮不受謀於忠肅轉界
南峰寺至今猶存李林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
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
之教授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
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
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
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
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江尚書應辰時以敷文閣待制
知福州云尚書者蓋追題之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復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

三

往會

年譜始闕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

月卽往哭之比

葬又往會

洪本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

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資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因學名其燕坐之室因日其雜記之
編曰因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因學恐聞編序云
予嘗以因學名予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因學
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
因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 因學詩云舊喜安心
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因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
前枉寸陰因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
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文集答江元適書云
喜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
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
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
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
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答何叔京書
云蠢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
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
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

有山頽梁壞之歎，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謹議序

與陳侍郎書

陳名俊卿時為吏部侍郎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

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桎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手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先生自注云。此見下篇論本末耳。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

端的所以求正幸辱誨諭尚有認為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有所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

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
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
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
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
處也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平處所又與張敬夫
疑語錄曲折數條皆自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
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
所以觸處窒礙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
是石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
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
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
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
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
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
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
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

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過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遭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

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濛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闕啓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爾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並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末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

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而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並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割著痛處。亦可笑耳。集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集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目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

石丈
如何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

災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
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徧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
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
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
事決無可為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瑞明中於其家瑞明端莊靜重
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
李文集與曹晉

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
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
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愈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
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二先生
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
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李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
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
日丙戌至櫛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
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辰詩
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為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
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
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蒙
氣蓋九州頌登文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

頸仍包羞竭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
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
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惟茲斷金友出
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
袂風颭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
微更窮搜豪華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
途可停鞭勉哉共無戮邀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
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
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為何時嚴冬歲云徂勞
君步五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
行復幾程今夕宿楮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
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為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十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
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傳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
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
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
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徐公鑫以
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
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

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為後人窺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密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歿而其傳寔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窺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並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

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
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
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請夫以二先生倡明
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
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
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
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
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
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
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
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
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
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

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秦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爾敬夫所作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與曾裘父書云敬

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
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竄左右也 答何叔京書
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
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
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
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
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
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
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亦為合
下入處親切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
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
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為飛魚躍明道
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
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疑有下工夫

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掇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植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

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
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
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
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
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
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
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
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
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
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儻侗非聖門
求仁之學也 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
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
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
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造欲刊張
子韶經解為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

承三聖意思方知
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
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
家貧親老急於祿
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掇之以論曾觀去國遂力辭文集
與陳丞相書云鄙性蠢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
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
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

為罪大矣。况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違。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實為莫大之幸。與汪尚書書云：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為進退耳。因論曾覲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推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回
申催促供職狀二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此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

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為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

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

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元本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書說盖所以深

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
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
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
八月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
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
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
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
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
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
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
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元本作體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元本作發焉而心
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
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
已發元本作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

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

君子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書云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 又其樞要既無異論 何慰如之 然此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 因復體察 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 而論之 則性情之德 中和之妙 皆有條而不紊矣 然人之一身 知覺運用 莫非心之所為 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 然方其靜也 事物未至 思慮未萌 而一性渾然 道義全具 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 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 事物交至 思慮萌焉 則七情迭用 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 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 而不能不動 情之動也 而必有節焉 是則心之所以寂然 感通周流 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 然人有是心 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此心之妙 人雖欲仁 而或不敬 則無以致求仁之功 蓋心主乎一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 是以君子之於敬 亦無動靜語默 而不用其力 焉 未發之前 是敬也 固已立乎存養之實 已發之際

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

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
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
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
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
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
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
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
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
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
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
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
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
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

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率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

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
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
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
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
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
孤負此翁耳 又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
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
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
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
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
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
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
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
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
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
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

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
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又只如平常
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
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蓋義理人
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
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
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
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
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
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
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
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
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
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
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

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遷於寂歷山即今墓是也
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此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所得也不敢自外

輒以為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
一日作日疑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
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
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
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
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
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
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
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
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
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
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
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
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勅立社倉于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既奉王公教留民所
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
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
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
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
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彊歲小饑則弛半息大
侵則盡蠲之請著為例既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
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
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
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揭之楣間以視來者

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辛丑延
和奏劄四云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
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
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
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
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
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
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並是累
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
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
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
十里之間雖過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押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

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又答林擇之書云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論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鎮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名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命熹

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
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劉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
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燾赴行在
指揮伏念燾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台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
趣其行燾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
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
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遭不洎
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解裏復發癰腫
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
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祈
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燾不勝幸甚
壬辰二月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
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

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氏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氏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

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
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
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
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
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
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詰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
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
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
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
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
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
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
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
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
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

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
編次此書鈔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
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
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燁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
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於其學
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
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
月一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狀三

狀四

資治通鑑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筭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

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供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與蔡季通

書云通鑑節本既本下元本只名綱目取一綱舉眾目

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字本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方得

心安耳六壬辰畧定極有條理此以下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既

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元本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

矣辰壬又與書云綱目通本作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畧

不成文字也使壬辰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

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

甚後癸巳又與書云通鑑文字近方修得數卷南北朝

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

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

秋可了後癸巳又與書云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

却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

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末以後事分屬張元

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後發已與林擇之書云通鑑工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

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別除呂伯

恭書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元本作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抑又答呂伯

恭書云綱目草藁畧具俟寫枝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後未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是一

正本義例並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

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史元本作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

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

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與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

逆為唐衛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
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
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復使驟而聽之者不覺
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
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
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
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
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中兩答張敬夫書云
通鑑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
項上呈但近年哀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
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騰寫未知何時可
脫藁求教耳西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重修及三
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戎答李濱老書云通鑑
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
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為一書而未及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

四

就衰牝浸劇草葉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為終身之恨妃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專一仔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三庚子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雄荀彘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彘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為操謀臣而叔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

得或之情平丙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意正以其與
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
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
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
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
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所不敢從也平丙答潘恭叔
書云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畧不可供檢閱此綱
目之書所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為千古
之恨耳平丙壬寅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
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
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
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
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
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
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
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扶即當繕寫首

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
度不能成則須焚之余大雅綱目今未及修後之君
子必有取焉陳淳與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
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
云通鑑綱目僅能成編
每以未及修補為恨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
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
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
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撮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
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答
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

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

癸巳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壬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惡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至是發明其義本洪語錄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亦自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逆還便作西銘等解拈葉賀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

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進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韋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飲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覩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頗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願

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
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
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
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
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
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
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
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
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

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闡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為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洪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程允夫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據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

為之
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記 太極圖說後記改 再定
太極通書後序記 通書後記訂 題太極西銘解
後中 代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至
是進呈乞嶽廟劉子宰相梁亢家因奏朱某屢召不
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洪
行狀先生以改秩界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
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為託其搜訪見寄也又答書云淵源錄許為序引甚善又答書云外書淵源二書

頗有緒否幸
早留意知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

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
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又辭五
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為改官賦祿蓋
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
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
免遜避逾年上意
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蘇免改官宮觀狀三
謝改官宮觀奏狀

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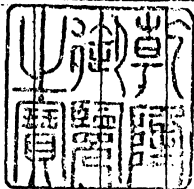
申建寧府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彙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思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緝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如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隆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為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難別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

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
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
周答鄭書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
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
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
之意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 答鄭景望書云家
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
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薦儀之後孟為第
七徐為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
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
為第十三而遞僭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
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剛去孟詵徐潤孫日
用七字此板須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
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
校須令精密無誤然後刻板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為
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板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

勸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
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
祭禮皆在焉
凡二十卷



朱子年譜卷一